

亡者归来

T H E R E T U R N E D

【美】詹森·莫特 (Jason Mott) 著

白岸杨 译

如果有一天，逝去的爱人归来，你将如何面对？

JACOB
BORN 1966.
DIED 1974.
HE RETURNS
50 YEARS LATER

亡者归来

T H E R E T U R N E D

如果有一天，逝去的爱人归来，你将如何面对？

【美】詹森·莫特 (Jason Mott) 著

白岸杨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亡者归来 / (美) 莫特 (Mott, J.) 著; 白岸杨译
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书名原文: The returned

ISBN 978-7-5399-7588-7

I. ①亡… II. ①莫… ②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8394号

Copyrights © 2013 by Jason Mott
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

中文版权©2014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(简体)版权

图字: 10-2014-298号

书 名 亡者归来

著 者 (美) 詹森·莫特

译 者 白岸杨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读客朱双南 读客杨菊蓉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250千

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588-7

定 价 3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那天，哈罗德打开房门，只见一名皮肤黝黑的男子，身穿剪裁精良的西装，正笑眯眯地看着他。哈罗德的第一反应是伸手去摸枪，又想起来露西尔几年前就让他把枪卖掉了。那件事情说来话长，是由一名巡回传教士以及一场关于猎犬的争论引起的。

“请问你找谁？”哈罗德问道，不由自主眯起了眼睛——刺眼的阳光让那个穿西装的黑人男子看上去更黑了。

“是哈格雷夫先生吗？”那人问。

“正是。”哈罗德答道。

“哈罗德，门口的是谁？”露西尔大声问。她此时正在客厅，电视中播出的新闻让她烦躁不安。新闻主播正谈及“复生者”群体中的首位成员埃德蒙·布里斯，谈论他死而复生之后生活中的种种变化。

“重新再活一次是不是更好呢？”主播盯着摄像机问道，把这个难题抛给了观众。

有风吹过院子里的橡树，飒飒作响，但是太阳很低，光线横

着从树枝下面透过，照进哈罗德的眼睛里。他抬起一只手罩在眼睛上面，不过还是看不清。黑皮肤男子和那个小男孩只是两幅黑色的剪影，背景是几棵松树投射到院外的青蓝色阴影，以及笼罩在树丛之上的万里无云的蓝天。那个男人比较瘦削，但是西装笔挺，身材方正；至于那个小男孩，哈罗德估计应该有八九岁了，不过个子稍显矮小。

哈罗德眨了眨眼，逐渐适应了外面的强光。

“哈罗德，是谁呀？”露西尔见没有人回应，又问了一声。

哈罗德只是站在门口，不停地眨眼睛，就像汽车上的应急灯一样。他低头看着那个男孩，越看越觉得似曾相识。他拼命回忆，大脑中的神经元突触在沟回之间来回碰撞，灵光不断涌现，提醒他，站在黑皮肤陌生人身边的小男孩就是他熟悉的那个人。不过，哈罗德确信是自己大脑判断有误，他又从头整理了一遍思绪，但得出的答案还是一样。

客厅里的电视屏幕上，镜头已经转向人群中挥舞的拳头和张大的嘴巴，人们举着标语高喊口号。接着，就看到武装警察站成一圈，面容冷峻，严阵以待——只有手握权力和武器的人才能摆出如此姿态。屏幕的中心是一栋不大的半独立房屋，窗帘紧闭。这是埃德蒙·布里斯的家，人们知道他就在里面。

露西尔摇摇头。“简直无法想象。”接着她又问了一遍，“敲门的人是谁，哈罗德？”

哈罗德站在门口，看着那个男孩：他矮小、苍白、满脸雀

斑，乱蓬蓬的棕色头发又粗又硬。他穿着过时的T恤衫和牛仔褲，双眼中流露出无比的安心和欣慰——这双眼睛并不冰冷死板，反而生机勃勃，还噙满泪水。

“什么动物长着四条腿，还会‘哞哞’叫？”男孩问，声音颤抖。

哈罗德清了清喉咙——当时他竟然连这个问题也回答不出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是一头感冒的母牛呀！”

接着，孩子一把搂住老人的腰，抽泣起来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哈罗德根本来不及答应或者拒绝。他瘫靠在门框上，几乎不知所措。出于蛰伏已久的父亲本能，他下意识地拍了拍孩子的头。

“嘘，”他悄声说，“小点声。”

“哈罗德？”露西尔意识到门口肯定发生了可怕的事，终于不再看电视，大声问道，“哈罗德，怎么回事，到底是谁来了？”

哈罗德舔舔嘴唇。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他差点说成“是约瑟夫”。

“是雅各布。”他最后答道。

露西尔晕了过去。幸运的是，她倒下的地方正好有张沙发接住了她。

雅各布·威廉·哈格雷夫死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，就在他八岁生日的那天。这之后的很多年里，小镇居民深夜睡不着

时，都会谈起他的意外死亡。他们翻过身去推醒枕边人，开始悄声交谈，感慨这个世界的旦夕祸福，一定要珍惜当下所拥有的。一些夫妻有时还会一起下床，来到孩子的卧室门口，看着儿女们熟睡的样子，默默思忖上帝为何会让一个孩子早早离开尘世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是南方小镇上的居民，这样一桩悲剧当然会让他们想到上帝的力量。

雅各布死后，他的母亲露西尔说，她那天已经料到会发生不幸，因为前一天晚上就出现了某些征兆。

露西尔在梦中掉了几颗牙齿，而她母亲早就告诉过她，这是不祥之兆，预示着死亡。

雅各布的生日会上，露西尔从头至尾都惴惴不安。她不仅密切注意着自己的儿子和其他小朋友，也关注着孩子之外的所有客人。她就像一只受惊的麻雀，几乎脚不沾地，一直在人群中走来走去，询问大家开不开心、食物够不够吃；要么就夸奖他们比上次见面又苗条了许多，或者孩子长高了不少；实在没话可说了，她就谈谈当天的好天气，那天阳光灿烂，到处一片葱绿。

内心的不安反倒让她成了最棒的女主人。孩子们都吃得饱饱的，客人们也交谈甚欢，她还成功说动玛丽·格林，让她答应傍晚为大家唱一支歌。玛丽的嗓音细腻甜美，雅各布最喜欢她。如果年龄够大的话，他一定会疯狂追求她的——玛丽的丈夫弗雷德总是拿这事笑话雅各布。那真是完美的一天，一切都很好。可这美好的时光却在雅各布消失不见的那一刻戛然而止。

雅各布悄无声息地从生日会上溜走了，谁都没发现。这种事只有在孩子身上，以及一些奇奇怪怪的魔术把戏中才能看到。大概三点到三点半之间——哈罗德和露西尔后来跟警察说——不知怎么，他就沿着庭院南边，走过那些松树，穿过森林，一路来到河边。然后，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，也没有对他们表示歉意，他便淹死在了河中。或许只有雅各布自己和他脚下的大地才知道，是什么驱使他这么做的。

就在调查局官员来拜访这夫妻俩的几天前，哈罗德和露西尔还一直在讨论：假如雅各布真的成为复生者并出现了，两人会作何反应。

“复生者不是真正的人。”露西尔扭绞着双手说。他们当时站在前廊上，照惯例，所有的大事都发生在前廊上。

“那我们也不能把他拒之门外吧？”哈罗德跺着脚对妻子说。两人的争论很快就冒出了火药味。

“反正他们就是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人。”她不依不饶。

“你说，他们如果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蔬菜吗？矿石吗？”哈罗德嘴唇发痒，很希望能有根香烟叼着。抽支烟往往能让他在和妻子的争论中占据上风，而且，他怀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露西尔才会一看到他抽烟就大惊小怪。

“别跟我油腔滑调，哈罗德·纳撒尼尔·哈格雷夫，我们在说正经的。”

“油腔滑调？”

“对，就是油腔滑调！你说话老是这样！你就是不肯好好说话！”

“真有你的。昨天你还说我是……什么来着？‘多嘴多舌’，对吧？今天又成了‘油腔滑调’，嗯？”

“讽刺我就显得你比我高明了吗？没门。我的脑筋现在清楚得很，没准比平时更清楚呢。你也别想转移话题。”

“油腔滑调。”哈罗德念叨着这个词，最后一个音咬得格外重，一颗亮晶晶的唾沫星喷到了前廊的栏杆上，“哼！”

露西尔对此泰然处之。“我不知道他们算什么，”她站起来，接着又坐下，“但我知道他们就是跟你我不一样。他们是……他们是……”她顿住了，在口中仔细酝酿着将要说出的词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迸出来，“他们是魔鬼。”这句话终于从她双唇间挤出来。她后退了一步，仿佛这句话能转身咬她一口，“他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杀死我们，或者诱惑我们！世界末日就要来了，‘死者将游走人间’——《圣经》上都说过了嘛！”

哈罗德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还在跟“油腔滑调”这个词较劲。他伸手摸摸口袋。“魔鬼？”说着，他摸到了口袋里的打火机，思路顿时清晰起来，“魔鬼是迷信的说法，都是那些没文化甚至没脑子的人臆想出来的。魔鬼——这个词根本就应该从字典中剔除出去。嗨！这个词才真叫油腔滑调呢。这个词完全不能说明事物的本质，不能用来描述复生者这群人——露西尔·阿比盖尔·

丹尼尔·哈格雷夫，他们是人，他们能走过来亲吻你，我可是从没见过哪个魔鬼会这么做……当然，咱俩结婚以前，一个周六的晚上，在图尔萨，有过这么个金发女郎。好吧，或许现在看起来，她就是你所说的魔鬼，至少是魔鬼的化身。”

“住嘴！”露西尔大吼一声，似乎自己都被吓了一跳，“我可不想坐在这儿听你这样胡说八道。”

“怎么就胡说八道了？”

“我们的儿子可不会变成魔鬼，”说着，她又恢复到正经严肃的状态，语速也慢了下来，似乎关于儿子的记忆慢慢回到了脑海中，“雅各布到上帝那里去了。”她说道，放在大腿上的双手不知不觉已经握成了拳头，苍白瘦弱。

两人都沉默了。

争论到此结束。

“在哪里？”哈罗德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在《圣经》哪一篇？”

“什么在哪一篇？”

“‘当死者游走人间’这句话在哪一篇？”

“《启示录》！”^①露西尔边说边摊开双臂，就好像哈罗德

① 《圣经》中其实并没有这句话，这段话来自于二〇〇四年的恐怖电影《活死人黎明》（Dawn of the Dead）：When there's no more room in hell, the dead will walk the earth.——译注

的这个问题愚不可及，就好像有人问她“松树该怎么飞”一样，“就在《启示录》里面！‘死者将游走人间’！”她看见自己的双手仍然握成拳头，倒是很得意。她挥了挥拳头，也没有朝着什么人，就像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样。

哈罗德笑起来。“《启示录》中哪一部分？哪一章？哪一节？”

“你少啰嗦，”她说，“知道《启示录》里有这句话就够了。现在你闭嘴！”

“是，夫人，”哈罗德说，“我可不敢‘油腔滑调’。”

* * *

但此时魔鬼真的站在了门口——他们自己的魔鬼——还是很多年前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家伙，棕色的眼眸中泪光闪动，混杂着喜悦和突如其来的宽慰，毕竟这个孩子已经和父母分离了这么久，周围只有一群陌生人……唉，露西尔从昏厥中清醒过来之后，看到调查局这位干净利落、衣着精良的官员站在面前，她又像烧融的蜡烛一样瘫软下去。不过那位官员倒似乎已经见怪不怪，脸上反而露出职业化的笑容。可以肯定，跟现在一模一样的情景他在这几个星期内已经见过不少。

“我们有一些互助小组，”调查局官员说，“为复生者提供必要的帮助，同时也帮助迎接复生者的家庭。”他又笑了笑。

“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”他接着说道——他已经向夫妻俩做了自我介绍，但是哈罗德和露西尔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太记得住人名了，就算是让他们和死而复生的儿子团聚了的人也不行，所以他们干脆直接叫他调查局官员——“他在中国北京城外一个小渔村，正跪在一条河边，据说是想抓条鱼还是什么的。当地人的英语都不行，他听不懂他们的话。他们用普通话问他叫什么名字，怎么到那里的，家在哪里，等等，总之就是见到迷路的孩子后通常会问的那些话。

“大家发现语言完全不通之后，一些女人试着安慰他。他就开始哭起来——这也很自然，对吧？”官员又笑了，“毕竟他不是堪萨斯。但她们还是让他平静了下来，然后找了个会说英语的干部来，然后嘛……”他耸了耸深色西装下的双肩，意思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显而易见了。接着，他又补充道，“事情经过就是这样。”

他又不说话了，只是看着露西尔，笑得颇为真诚。露西尔盯着这个突然死而复生的儿子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她一把将他拉到胸前，亲了亲孩子的额头，然后双手捧着他的脸，不停地亲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。

雅各布咯咯笑个不停，但是并没有去擦妈妈亲她的地方，其实他这个年龄的很多孩子，都是妈妈亲一下就要擦一下的。

“对所有人来说，这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。”调查局官员说。

山本神威

他走进便利店的时候，门上挂的铃铛轻轻响了一下。门外有个人正开车从加油站出来，没有看见他。柜台后面一个胖墩墩、红脸膛的人原本正在和一个瘦高个儿聊天，此刻两人都不说话了，一起盯着他看。店里只有冰柜发出低低的嗡嗡声。神威深深鞠了一躬，便利店的门在他身后关上，小铃铛又响了一下。

柜台后面的两个人仍然没说话。

他又鞠了一躬，面露微笑。“请原谅，”他说，“我投降。”说着，他举起了双手。

那两个男的都跳了起来。

红脸膛的人说了一句神威完全听不懂的话，然后看了看另外一个瘦高个儿，两个人嘀嘀咕咕了很久，目光左顾右盼。然后红脸膛的人指了指大门，神威转过头，只看到空无一人的街道和冉冉升起的太阳。“我投降。”他又说了一遍。

跟其他人一样，几个小时前，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树林里。他随即把手枪埋在树林边的一棵树旁，甚至把军装外套和帽

子也脱了下来，和手枪埋在一起。他担心美国人会杀了他，所以当天光初亮，他来到这座小小的加油站的时候，身上只穿着背心、长裤和锃光发亮的长靴。“我叫山本，”他用日语说道，然后还是那句，“我投降。”

红脸膛的人又开口了，这次声音大了一些。然后另外一个也接上话茬，两个人都指着门的方向，大声嚷嚷着什么。“我投降。”神威又重复了一遍，那两人升高的调门令他感到害怕。瘦高个儿从柜台上抓起一罐苏打水，向他扔过去，结果没打中。他又嚷嚷起来，还是指着店门，并且继续寻找其他可以扔过去的东西。

“谢谢。”神威挤出这么一句，虽然 he 知道自己并不想这么说——他只会寥寥几个英语单词。他退到大门边，红脸男子伸手从柜台下面摸到一罐什么东西，咕咚着扔了过去。罐子砸到神威左边太阳穴的上方，他向后倒在店门上，铃铛响了。

红脸男子又扔出了各种罐子，瘦高个儿大喊大叫，也在找有什么能扔的东西。神威跌跌撞撞地逃出加油站，一边跑一边高举双手，想证明手中没有武器，也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要主动投降。他的心几乎要跳到嗓子眼了。

外面，太阳已经升了起来，整座城市都蒙上了一层柔和的橙色光芒，看起来一片安宁。

他的头部一侧有一道细细的血流淌下来，他高举胳膊，在街上走着。“我投降！”他的喊声几乎把整座城镇叫醒，希望这样的喊声可以让碰到的人放过他。

二

当然，就算是死而复生的人，也得存档备案。国际复生者调查局源源不断地收到捐款，已经到了来不及消耗的地步。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尽其所能，甚至不惜举债也要为调查局投资，为的是维护与调查局的关系，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掌握了所有复生者以及相关人物事件的组织。

讽刺的是，调查局内部的人对这个机构的情况所知甚少。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清点人数，然后告诉复生者们回家的路。仅此而已。

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，哈格雷夫家小屋前廊上的澎湃感情才渐渐平复，拥抱和亲吻暂告一段落。哈格雷夫夫妇带着雅各布进了厨房，此时他已经坐下来，安心享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吃不上各种好吃的。调查局官员与哈罗德和露西尔一起坐在客厅，他从一个棕色的皮箱里掏出一摞文件，开始进入正题。

“该复生者最初的死亡时间是？”他问道，同时又向夫妇俩

介绍了一遍自己的身份：马丁·贝拉米探员。

“我们非得用那个词吗？”露西尔问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背。突然间，她看上去那么气派而高傲。刚才盯着儿子看的时候，她的一头银发还有点乱，现在都已经梳理顺直。

“哪个词？”哈罗德不解。

“她指的是‘死亡’这个词。”贝拉米探员说。

露西尔点点头。

“说他死了，这有问题吗？”哈罗德的嗓门比他自己预期的要大一些。雅各布就算听不见他说话，至少也看得到他此时的样子。

“嘘！”

“他就是死了，假装他还活着也没用。”哈罗德放低了声音，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。

“马丁·贝拉米明白我的意思。”露西尔说。她两手放在大腿上，不停扭绞着，每隔几秒钟就要用目光搜寻一下雅各布的身影，就好像他是风中的一根蜡烛。

贝拉米探员微微一笑。“没关系，”他说，“其实这很正常，我确实欠考虑了。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”他低头看着调查问卷，“该复生者是什么时间……”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哈罗德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的蓝天问道。

“你说话的口音像是纽约人。”哈罗德说。

“这算优点还是缺点呢？”贝拉米探员看似随意地问。其实，自从他被分配来负责北卡罗来纳州南部地区的复生者以来，他的口音问题已经被人问过十几遍了。

“很讨厌，”哈罗德说，“不过我这个人不太计较。”

“雅各布，”露西尔插话说，“请叫他雅各布好吗？这是他的名字。”

“好的，夫人，”贝拉米探员说，“不好意思，现在我知道得更清楚了。”

“谢谢，马丁·贝拉米。”露西尔说。她的双手不由得再次握成拳头，然后她深吸一口气，集中精神，慢慢放开手指。“谢谢，马丁·贝拉米。”她又说一遍。

“雅各布是什么时间离开的？”贝拉米探员柔声问道。

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。”哈罗德回答。他走到门口，神色不安。他舔舔嘴唇，两只手一会儿摸摸穿旧了的休闲裤的口袋，一会儿又摸摸同样苍老灰白的嘴唇，没有发现任何能让人平静的东西——也就是香烟——上上下下都没有。

贝拉米一边记录一边又问。

“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”

搜索人员寻找雅各布的那天，这个名字仿佛变成一个符咒。每隔一会儿，就有人大声喊道：“雅各布！雅各布·哈格雷